

## 瑞雪兆丰年

■ 赵连友

“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”。2014年春天的第一场雪如期而至，漫天漫地，飘飘洒洒，如珠似玉。天地间，白茫茫一片，整是一个洁净肃穆的世界。

走进雪地，小心地踩踏着厚厚的白雪，心中有一种柔软的、绵绵的、暖暖的感觉。抬起头来望一望无尽的天空，雪花轻轻柔柔地落在脸上，钻到脖子里，凉凉的、爽爽的，十分的惬意。

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，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这场春雪何尝不是知时而至呢？在春姑娘刚刚到来之际，

她便款款而至，在带给人间晶莹剔透的景致之后，待晴日阳光灿烂，化雪成水，滋润万物。春雪发当春，预示着今年又是一个好年头。

雪花在不紧不慢地飘着，眼前的花园里站满了玉兰、女贞、冬青、芭蕉、塔松，晶莹的雪花轻轻柔柔、潇潇洒洒地飞过树丛，穿过树枝，就像回家过年的游子，矫情地扑向大地的怀抱。有的调皮地抱住树枝，缠在上面玩耍，伏在上面私语，有的在不知不觉中就睡着了，白蝶一样的静美。这白雪皑皑的世界，如此

之静美，就算你平日里有些浮躁和烦忧，在这一刻也会变得清朗起来。洁白的雪，能纯净世界，也能净化心灵。

沐浴着今年的第一场春雪，我完全被眼前的美丽世界给陶醉了。梦幻中，我站成了一棵树，任凭这白雪在我的身上起舞、喧闹。春潮涌动的地气直从我的脚下冲向天灵，通体通透。雪花的灵气，春天的地气，催生着我的每一根神经和细胞，巨大的爆发力由心而生，冲天的梦想不再是神话，我心已飞翔。

我喜欢雪，更喜欢春雪，因

雪

■ 闫吉文

老不下！  
在人们的抱怨声中，  
雪花迟迟地开了。

快下吧！  
在人们的期待声中，  
雪絮终于飘了。

好美呀！  
在人们的欣喜声中，  
雪蝶翩翩舞了。

雪花开在光秃秃的树枝上，  
树枝来了急性子：  
花都开了，  
叶呀还不快发？

雪絮铺在怕冷麦苗上，  
悄声致歉：絮被给您送晚了吧？

雪蝶舞在少女红彤彤的脸蛋上，  
错当成三月的桃花？

## 不要群发祝福

■ 赵青新

央视2014年春晚，有一首歌叫《群发的我不回》，实在是和我心有戚戚焉。自从手机普及，发送短信祝福，就成了如今的拜年新习俗。把想说的话编成短信，然后点击发送键，不管对方在天涯还是海角，都能立刻收到你的祝福。这可真算得上是省时省力、方便快捷，既联络了感情，又避免了上门拜访有可能不凑巧的尴尬，更不会给对方造成时间和精力上的额外负担。

可是，不知道从何时起，“短信祝福”开始产业化了。现如今，一个个东西方节日接踵而至，铺天盖地的短信就把手机塞得满满当当。网络上到处都是可

供下载的短信，这些短信尽管语言华美，然而看得多了，便觉得麻木。大家都有火眼金睛，是不是网上下载的短信，是不是符合对方的说话语气、为人性格，一眼就能辨明。说实话，语言华丽、词藻精美，或者故意搞笑无厘头的祝福短信，我都觉得很有意思。这类短信里的感情太廉价，跟超市里过季商品大派送差不多。

这是一条让我感动的短信：“天冷多穿衣，小心你的支气

管。”来自我的一位旧同事，自从他调任之后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联系了，他知道每年秋冬季节我的支气管都会犯病，看到天冷他就想到了我，特意给我送来叮咛。两句话，十几个字，平淡寻常，却让我一下子感受到了真心真意的温暖。这样的短信，我一直珍藏在手机里，舍不得删除。

至于那些群发的短信，我经常是扫一眼，随便回复就了事的。据说现在都是雇佣写手专门创作短信，写手的确都很有才，

可惜精美的短信看多了，仿佛面对一个个整过容的美女，长得再漂亮也觉得太假。我很快就会忘记都是谁谁谁的短信，这样群发的“祝福”水分太多，早就违背了我们祝福的初衷了吧。

心不诚，则不灵。短信可以复制，感情却不能群发。还是花几分钟坐下来，稍微动动脑子、动动手，给对方送上特定的关心吧。哪怕粗糙简陋，哪怕言语简单，只要出自真情，对方一定会感受到你的真情，同样会回报以真情。

## 立春的阳光

■ 邵光智

立春的阳光落下来  
积雪和结冰的石头  
都感到了暖意  
我听到它们身上  
渗出细微的汗滴

立春的阳光落下来  
冰河和土地  
都感到了暖意  
我听到了冰层下面  
流水轻轻敲着手掌  
草根在泥土里  
试探着伸了伸腰肢

立春的阳光落下来  
一粒一粒站在我的肩上  
我看见了它们的舞蹈  
比仙女还要灵巧  
抬头仰望  
阳光高高在上  
俯首聆听  
有许多梦想  
撒播在辽阔大地上

## 春饼

■ 朱凌

每年立春时节，母亲便会给我们做上一盘春饼，薄薄的饼夹上大葱和母亲自制的黄豆酱，吃在嘴里四处流香。母亲做的春饼又薄又圆，拿在手上宛如一张透明的薄纸，吃在嘴里又很有嚼劲。

母亲做春饼的时候，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，她会边做边说：“现在的日子好了，不再象以往那般，吃春饼的时候，只是夹些大葱和大酱，现在的吃法也多了，菜式也丰富了，想吃什么便可以往里面夹些什么。”

每到这个时候，我总是笑母亲将春饼给改良了。可是不知怎的，我却格外地怀念母亲自制的黄酱，还有以往外婆家菜地里种的大葱。甜甜的葱香还有大酱的酱香，那种滋味此时却再也寻找不到了。

母亲说吃春饼也是有讲究的，立春吃春饼是中国一种古老风俗，称之为“咬春”。民间在立春这一天要吃一些春天的新鲜蔬菜，既为防病，又有迎接新春的意味，这一天，哪怕是再穷的人家，都会给孩子烙些春饼咬咬春。

如今又逢立春，早在几天前，母亲便将家中的那口平锅洗了出来，她说：“又是一年立春，也该给孩子们烙些春饼咬咬春。”看着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，我的思绪却回到了二十多年前，回到了儿时，回到了故乡。

## 雪中的乡村

■ 董国宾

冬天那个惯常的日子里，乡村大地在一片干裂的期待中迎来了一场雪。雪花，像鸟的翅膀滑过天空，漫过村庄的视野，顿然降在这片裸露的泥土上。河川、村庄、老槐树、枯井，像一片零乱的羽毛，顷刻间有了共通的语言，记忆里缭绕着表述不尽的眷恋和怀想。

乡村是久远的，抒情了千年的河流在乡村的烟岚里揣味着悠久和永恒，枝杈峥嵘的村庄和广袤的原野，在漫漫岁月中一天天长高和延伸。雪花落在了掌心，即刻便会消融，短暂和久远的契合，灵光和永恒的碰撞，不知不觉走进了禅意十足的画境里，于是乡村大地的角角落落，便在有雪的冬日里灵动鲜活起来。

大山的根扎在了乡村，它涂抹着深厚的岁月，在苍茫的地球上当风挺立。山和村一脉相承的视野里，雪花飘落下来，毛茸茸的微笑洒向峰巔和山脚。皑皑白雪覆盖了山峦，苍松翠柏披上了银装，峭峰穿石不再凌空陡立，

大雪降临的时候，牛羊不能满院子乱跑，更不能像春天一样遍野追青逐绿，但在长高的村子里，它们有足够的果腹的食草，足不出圈便能享受时光。

雪层叠叠扑向地面，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会从闪出的缝隙里钻入栏圈，闪动在牛羊的记忆里。

牛，只是迟钝在外表，它会从瞪大的双眼里，敏锐地感知每一片雪花的清香，捕捉每一个细致的快乐和幸福，把一次次触动延伸在一声声长长的牛哞里。

雪，静下来，乡村大地一片素洁莹白。农家院落里，灰鸽从穴舍里腾空，拂过墙基、牛棚、草垛，直扑天空。它们被冬天的

一场雪叫醒，从蛰伏的日子里走出来，迎着雪的清新振翅飞抵一个高度。雪地上，黑狗儿蹦前蹿后，高兴得直撒欢。亢奋时叫几声，把郁积叫出来，把快乐叫出来。雪飘落在迎接它的田畴里，像溪流在山涧流淌，又像草木迎来了春天。雪，给予它的，是偶然的新鲜，必然的萌动，及突兀地出现在面前的长长的雪的影子。

乡村的雪天里，孩子们的欢笑在陀螺里飞旋，伏冬的麦苗在雪野里长满发芽的梦。玉树琼浆为乡村大地描摹幻想，流火的尖椒点缀在雪影檐下，把庄户人的

日子打点得红红火火。炉膛旁，老人们围坐在一起，乐呵呵地说笑，忽而又表情凝重地想事情，想得深远而入神。他们想身边的事，当然想的最多的还是雪。他们想雪的思想，雪的洁莹，想雪如何漫飘乡村。他们说，雪像炉火跳荡的火苗，温暖了乡村大地，点亮了庄稼人的心。看着一天天长高的村子，又看看一步步走进新生活里的轿车楼房，他们深深感到，还有一样像雪一样的东西从岁月里走来，沁着香，闪着光。

老人们眼神猛地亮起来，哦，那原本就是雪，还叫瑞雪！

## 追忆烟花

■ 李海流

小时候，在农村老家，我最盼望过年，初一过，年味就淡了，心里产生巨大的失落感，但还没有失望，因为还有盼头，一天一天地盼正月十五。那时我还不知道正月十五叫元宵节，只记得这天是村里最热闹的一天，三十多年后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乡村的土制烟花。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村和今天大不相同，那时，家长能给孩子买到的烟花不外乎几种：一种叫“天鹅下蛋”，就是在燃放的时候，会落下一个个的小火球，美其名曰“天鹅下蛋”，还有一种叫“钻天追”，用麻杆做成的，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火箭，燃放后，借助火药的推力，送上天空，最吸引人的就是在升空之后有还一声炸响，现在想来就和

今天的导弹有些类似。还有至今令我难忘的就是“地老鼠”，燃放后，冒着烟在地下乱窜。威力大，色彩吸引人的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的“泥窝窝”，用泥做成“窝头”的形状，中间是空的，便于填放燃料，做好后凉干存放。中间填充的燃料也要自己动手配制，主要成分是黑火药、木炭屑、铁屑。到了十五这一天，大家将做好的泥窝窝放在一齐，看谁做的燃放的时间长。

在鲁南的农村，老百姓喜欢用高粱秆的梢扎在一起用来刷锅，方言叫刷刷，学名是刷秆，刷秆头就是人们用于刷锅后扔掉

不能再用的刷秆。每当过完春节后，我们一群小伙伴就在村中开始收集刷秆头，为的就是在元宵节晚上“扔刷秆头”。到了元宵节，幸运的小伙伴能攒到十多把。

到了元宵节晚上，一群小伙伴们各自带着准备好的刷秆头陆续来到村中的操场上，只听有一声令下，我们就开始点着自己带来的刷秆头，在操场上使劲往上升，根据它的落点来回跑。因为刷秆头上沾有食用油，晒干后，容易点燃，含油量越多燃烧的时间越长。将一个个刷秆头抛向空中如同蹿出一条条火龙，特别是刷秆头在抛向空中和

落下的瞬间，场景十分壮观。操场上孩子们跑着、笑着、打闹着，不停地向空中抛着。几十把“刷秆头”在操场的上空来回闪烁，一条条像火龙样的刷秆头在空中发出耀眼的光芒，映红了操场上方的天空。

如今的元宵节，灯笼万紫千红，礼花绚丽多彩，彩灯闪烁，礼花纷飞，真是火树银花不夜天，但我徜徉在其中总也找不到童年的乐趣。渐行渐远的乡村土制烟花，多少年后想起你，你已不在我们的视野中，回味、留恋、追忆，找到的是童年的记忆，找不到的是童年的快乐。